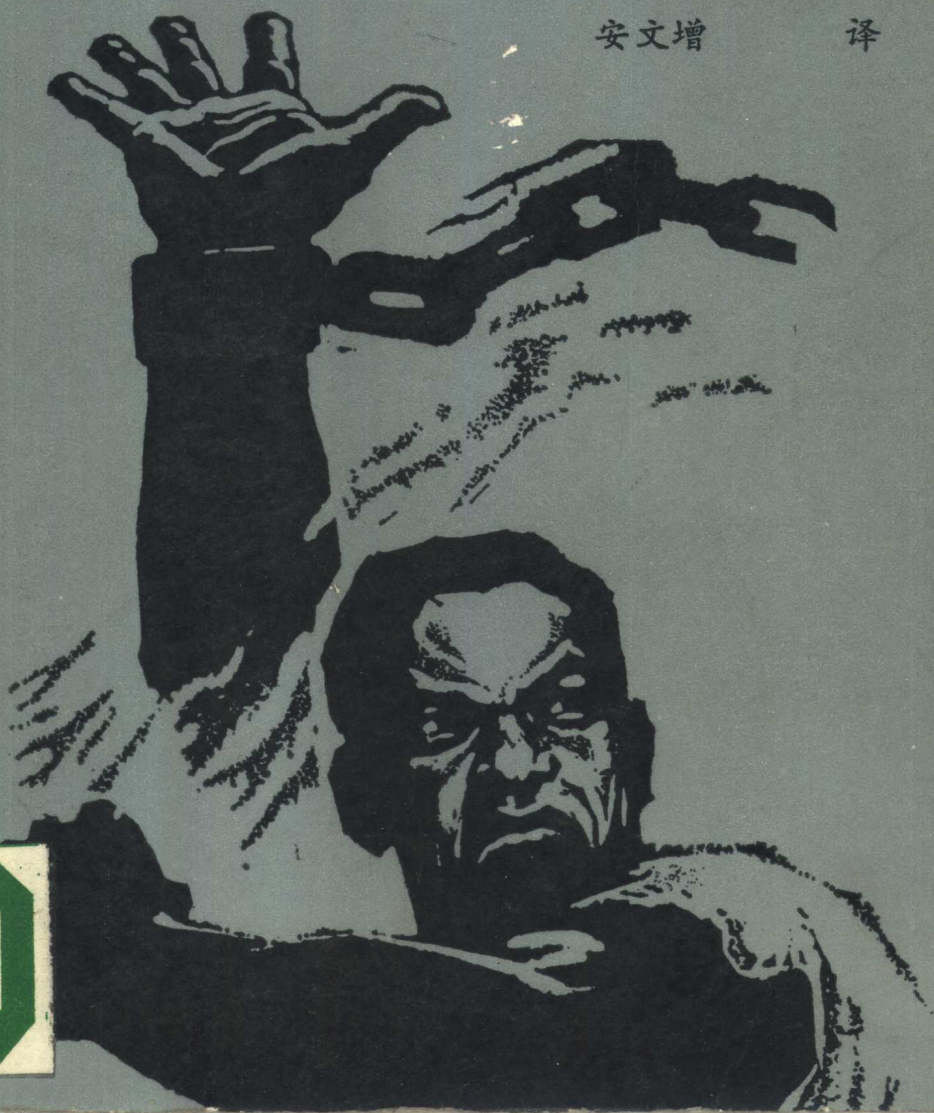


血与火中的爱

(英) 马因·里德 著

安文增 译





血与火中的爱

(英)马因·里德 著

安文增 译

北岳文艺出版社

楔 子

我宛如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在西印度群岛的海面上四处漂泊。有一次，我偶然来到了牙买加西北海岸的港口蒙特哥贝，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雄伟的半圆形海湾，丛林密布的高山沿着海岸绵延起伏，恰似一弯绿色的新月。在这弯新月里，有一座城市，它那白色的墙壁和百叶窗同棕榈、香蕉、柠檬、桑树、木瓜和蓖麻等的枝叶织成的绿荫交相辉映，令人心旷神怡。山坡上的甘蔗园、咖啡园以及畜牧场首先映入我的眼帘。这些庄园主人的宅邸都巍然耸立在橙子林的绿荫下和芳香的牙买加胡椒的丛林中，每所住宅的两侧，都有带顶的回廊向外延伸。

此情此景，恬静而安逸。如果没有高大的桅杆不时遮住远处的海岸线，证明蒙特哥贝是一个海港，人们真会以为这里是一个静谧的乡村。这些又细又高的桅杆总共不到二十根，桅杆的稀少和港湾之平静（唯有我们的船只划破了水面），说明这个港口并不繁荣。

如果在半个世纪以前到这儿来，那我面前的景象就迥然不同了。我会看到几百艘船只靠近码头或在港湾中停泊：有的刚刚进港，有的正驶向大海，还有一些则扬起风帆，准备起航；舢板在港湾中穿梭般地行驶，人们在海岸聚散和奔波——总之，

我会看到一个繁荣港口的码头上通常可见到的那种沸腾、紧张的景象。

那是一个精神生活极为紧张的年代。长期以来，各族人民要求解放的愿望日益强烈、渐趋成熟，就象火山猛烈暴发之前，岩浆在火山口涌聚和积蓄力量一般。最后，人民终于奋身而起，为了自由，为了砸碎大西洋两岸数以千万计的枷锁而英勇抗争。那个时候的牙买加同其他地方一样，也是个繁荣的年代。但是，没过多久，这个岛的繁荣就达到了顶峰，危机开始了，紧接着就出现了衰退。然而，有谁会为这种以贩卖人口为主的贸易的衰败而感到悲哀呢？人类应该为它的灭亡而感到庆幸！

船离海岸越近，我们对各种东西看得越清楚，面前的景色也就越发迷人。岸边与附近田野里的牲畜和人们、色彩鲜艳的服装、五彩斑斓的热带绿茵、亭亭玉立的棕榈树和番木瓜——所有这一切都融合在一幅协调的、妙不可言的画面之中。

但我的目光并没有在这幅画面上流连忘返。我更加向往的是远处那些若隐若现的、由明朗的蓝天衬托着的蔚蓝色山峰，因为我知道这就是特列隆山。尽管我喜欢观赏大地这种雄伟的英姿，但吸引我的却不是这个山脉本身。我经常领略科迪勒拉山脉的风光，因此牙买加的蓝山山区的景致对我来说就不足为奇了。然而这个山区却有一段虽不为世人所知，但并不因此而失去其感人力量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浪漫色彩绝不亚于已不复存在的蒙德苏马^①的庙宇或已经毁掉的秘鲁印加人^②的宫

^①蒙德苏马（约为1466—1520）——阿西德克都族的印第安人领袖。在西班牙人侵占墨西哥时遇难。

^②印加人——居住在秘鲁的一个印第安人部族，十六世纪被西班牙人征服。

殿。依我看，在新大陆的各个种族和民族的史册中，没有任何东西比牙买加叛奴^①的故事更能令人神往，更能引人入胜。

凡是热爱自由，凡是拥护人类平等的人都不能不由衷地赞叹那些勇敢的、长着黑色皮肤的人们。这些人在二百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为自己的独立而同整个牙买加的白人居民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我望着特列隆山，不由地想起了那些“狩猎野猪的人们^②”，他们就是在这些遥远的山峦之中找到了自己的棲身之所。在那里，有他们隐匿在香蕉林中的茅舍；在那里，如逢和平时期，黑人妈妈就坐在罗望子树荫下，看着孩子们比武练艺，把父辈的狩猎技术传授给他们，而他们的父兄这时却在密林中追逐野猪；在那里，每逢热带宁静的傍晚，住在这些茅舍中的人们都欢快地、成群结伙地聚集在茅舍前，听着柯罗马蒂部族的雄壮歌声和艾博部族的忧伤曲调，如同昔日在刚果一样，在非洲鼓钹诱人的旋律伴奏下翩翩起舞；也还是在那里，当他们被迫进行战争时，这些逃奴们曾建树了不朽的功勋。在丛林密布的群山中，隐藏着他们别具一格的天然堡垒，叛奴们坚强不屈地守卫着这些堡垒，尽管敌人的数量常常高出他们十

^①叛奴——指西印度群岛和圭亚那等地逃避在深山中的黑奴及其后代。他们结成许多类似部落的群体在深山密林生活和居住。数百年来，西班牙殖民当局和后来的英国殖民当局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但始终未能征服这些英勇的斗士。经过长期的斗争，他们逐渐挣脱了跟原来主人的隶属关系，在本书故事展开的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他们终于争得了半合法的地位，殖民当局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存在。英国人把这些奴隶称作“maroon”，我们姑译之为“叛奴”。但奴隶要逃出种植园，加入叛奴的群体是极为困难的，一旦被抓获，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我们把刚刚逃跑、尚未挣脱与其主人的隶属关系的奴隶译为“逃奴”。

^②这是当地人对叛奴的一种称呼。

倍。每条道路都浸透了被击败的敌人的鲜血，每个山谷都因最伟大的勇敢精神所创造的业绩而变得无限神圣。

不要赞美温泉关^①，不要过份地颂扬威廉·退尔和格柳特里谷地^②，请向牙买加的叛奴静默致意吧！在牙买加的蓝山山区生活了二百年的为数不多的黑人中，有一些英雄绝不比斯巴达的英雄或瑞士的英雄逊色，他们有权享受同样的光荣。叛奴们并未被征服，他们那种刚毅的精神还不曾蒙受过失败的耻辱。

因此，当我沉缅于对这个优秀民族的回忆之中，凝视着特列隆山而恋恋不舍是毫不奇怪的，我一踏上牙买加的土地，就动身到蓝山山区去，也是毫不奇怪的。

我到哪里去，不只是为了饱饮伟大过去的甘泉，我还想查明，在那些因英雄的业绩而变得无限神圣的地区中，是否还保留着这个优秀部族的后代。我并没有失望。我已证实，在废除奴隶制之后，叛奴们虽然已同岛上的其他黑人居民混居在一起了，但在特列隆山区，他们并未被遗忘。我遇到了许多叛奴的后裔，我甚至有幸结识了一位那些伟大事件的参加者。他是一个真正的叛奴，是一位七十高龄的白发苍苍的宿将。在那遥远的年代，他是一位无所畏惧的战士。

^①温泉关——希腊的一个山隘名称。公元前480年，以李奥尼大王为首的斯罗达人的队伍在同波斯皇帝薛西斯的军队作战时，曾英勇守卫过这个山隘。

^②威廉·退尔——是瑞士人民为反对奥地利统治而进行的解放战争时期民间传说中的一位英雄。1037年，瑞士各洲的代表在格柳特里谷地聚会，成立了反对奥地利封建主暴政的联盟。现在瑞士的很大一部份当时都属于这些封建主。

我看着老人那依然威风凛凛的、几乎是巨人般的身躯，不能不相信他所创造的业绩。我不由地想道：“这位老人当年该是多么威武英俊啊！”

某些不需明言的情况使我同这位老人亲近起来，在他的山间茅舍中，我成了他所欢迎的客人。在那里，我听他讲了许多遥远的往事。老人的经历使我们俩都很激动。我从这位老叛奴那里不仅听到了许多令人着迷的故事，而且还得知了我将在这里向大家介绍的这个故事的大量细节。如果读者认为这个故事尚值得一读的话，那你们应当感谢的不是我，而是这位可敬的老叛奴克维柯。

一 山间憩园

泉岛上最富有的甘蔗种植园之一是山间憩园，它离蒙特哥贝港有十英里，位于两座平缓的山岗之间的一片开阔的盆地上。这两座山平行延伸了一英里多，渐渐升高，然后陡然相接和急剧隆起，在它们的汇合处形成了一座高山。这个庄园的名称就是由此而来的。山坡上遍布着翠绿的胡椒树，那是芳香的牙买加胡椒，在山坡低处长满了小树林和灌木丛，其中时而间杂着令人喜爱的小片草地。

种植园主的住宅座落在山脚下，正好在两山的汇合处。看来，是高出盆地几英尺的一块天然平台，诱使建筑师把房子盖在这里的。这幢房子与常见的这类建筑并没有多大差别，这是种植园主的典型住宅。下层是用石头砌成的，第二层，也是最高的一层，则是普通的木头结构，房顶是用板条盖成的。实际上，上层后面和侧面的墙壁未必能称之为墙壁，因为它们几乎全是由百叶窗构成的，这就使这所房子有点象一个大笼子。因此，它的室内很凉爽，这在热带是非常重要的。

宽阔的露天楼梯的台阶是用石头砌成的，并装有铁栏杆。楼梯直通第二层，第一层只作为储藏室和各种工作间。楼梯上端的门直接通向一个巨大的十字形大厅，这个大厅纵横贯通整个

住宅。百叶窗通畅地放进清新的空气，同时又挡住了灼人的阳光，在热带，这种阳光同暑热一样地令人无法忍受。用当地的硬木铺成的地板每天都要极为仔细地擦拭，也不铺地毯，这同样有助于保持室内宜人的凉爽。

宽阔的大厅是宅内的主要房间，它既是餐厅，也是客厅。这里的餐具橱、柜子同各种卧榻、扶手椅与土耳其沙发紧挨着放在一起，天花板上挂着一盏富丽堂皇的枝形吊灯。四个角上的房间是卧室，那里的窗户上也装着百叶窗，既能放进新鲜空气，又能挡住灼热的阳光。

山间憩园跟牙买加所有的郊区住宅一样，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建筑物的外观同它的内部陈设极不协调。建筑是粗糙的，甚至还不够坚固。但正是这种建筑特点，即不用贵重的、坚实的材料，才使房屋适用于当地的气候条件。然而，富丽的陈设——用贵重木材制成的厚实的桌子、光洁的雕花餐具橱、大量的银器和水晶玻璃器皿、雅致的沙发和扶手椅、光彩夺目的枝形吊灯和烛台——这一切都说明，牙买加种植园主住宅的那种佻装的简陋仅仅局限于房屋的四壁之外，可谓败絮其表，金玉其中。

即使从外表来看，这所住宅也是相当威风的。房屋的正面很宽阔，洁白的墙壁同深绿色的百叶窗适成鲜明的对照。楼梯台阶是用石头砌成的，房屋背后是一座林木丛生的高山，一条美丽的林荫路从房屋跟前向外伸出，整整有一英里长，路两旁分别栽着一排罗望子树和一排椰子树——这一切使这幢房屋几乎同宫殿一样地宏伟。即使走近一些，这种印象也不会消除。在房屋所在的那块台地上，还空下一大片地方，在这里修了一座大花园。这座花园一直延伸到山脚下，以一堵高高的石头围

墙与山相隔。

这片景致中最有特色的地方是山。这并不是由于这座山特别高，因为在不远的地方就有另一些跟它一样高的山，而且远处还可看到一群崇山峻岭的轮廓，甚至还可看到比周围的山峰高出数百英尺的著名的蓝山山峰。这座山之所以与众不同，也不是因为它离群索居，相反，它只是一个巨大山脉的一个支脉。这个巨大山脉被深深的、狭窄的、如同山谷般的盆地分割得支离破碎，高出加勒比海海面达数千英尺，它就是举世闻名的牙买加的蓝山山脉。整个岛屿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因此，牙买加的表面是不平坦的，是多皱折的，恰似一片满是纹络的白菜叶。对这个岛屿来说，“山岛”这个名称比印第安人所起的古老名称“泉岛”更为名副其实。

刚才谈到的那座山高出海平面仅有两千英尺，但与众不同的是，它的外形线条是个标准的几何图形，它的顶峰的形状也极为特殊。如果从下往上看，这座山就象一个非常端正的、而且是相当尖的圆锥体。其侧面几乎是垂直的，在离锥顶五十码高的地方突然中断，上面形成了一个边长约有五十英尺的平坦的正方形平台。就其总体来看，这个有棱有角的顶峰跟墨西哥著名的哥佛尔-蒂-别洛特山有点相像。

刚才已经说过，这座山全部覆盖着浓密的原始森林，面向盆地的山坡尤其如此。只有它的最顶端没长任何植物，就跟圣芳济派修士的帽子一般。这座山的山顶是由光秃秃的山岩构成的，呈正方形，就象一个大箱子，它似乎不想让聚集在它脚下的参天古树向它靠拢。有些大树把巨大的、象手臂一样的枝杈向山顶伸出，不知是要扼死它，还是要拥抱它。只有一棵树总算攀上了它那陡峭的、就象堡垒围墙般的绝壁，造创这一奇

迹的是一棵槟榔树。它屹立在平坦的山顶上，它那羽状的树叶在山顶上骄傲地随风摆动，就象插在攻克的城堡上的一面胜利的旗帜。作为这座山的冠冕的山岩是一种奇观。它那满是裂纹和伤痕的表面不论是在阳光下，还是在柔和的月色中，都象金属甲冑一样，闪烁着昏暗的光芒。

这个盆地的居民把这个怪石嶙峋的山峰称作尤姆博山崖。这个名称是从有关这个山峰的迷信故事中得来的。尽管这座山就近在眼前，沿着一条林间小径只要个把小时就能攀上它的顶峰，但这附近却没有一个黑人敢独自攀登这个山崖。大部分人，甚至所有的人，对尤姆博山崖的了解并不比对奇姆博拉索峰^①多。

但我讲的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在那个时候，对这个山崖的恐惧并不完全是由于迷信。这种恐惧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一件可怕的事引起的：这个山顶曾作为一次行刑的场地，而这次刑罚就其惨无人道的程度来说，无异于犯罪。

这个平坦的山顶同浸透了鲜血的蒙德苏马的庙宇一样，成了一个祭坛，给这个祭坛奉献的供品是活生生的人。这件事不是发生在遥远的过去，搞这种勾当的也不是阿西德克人极端残忍的术士，而是欧洲人。他们长着白色的皮肤，把黑皮肤的非洲人选为自己的供品。这件事是在那奴隶制存在的黑暗日子里，牙买加所进行的“公正的判决”的一个实例，所以它是值得详细叙说一番的。

^①奇姆博拉索峰——南美洲安第斯山脉中的一座死火山。

二 奥比教士

在废除奴隶制的前几年，奥比教的广泛传布在西印度群岛引起了强烈的不安。这种教会居然在每个稍大一点的牙买加庄园里都有它的“传教士”。虽然人们都把这类巫师称为“传教士”，但这个称呼却不很确切，因为公开传布奥比教是危险的，至少有白人在场的时候是如此，这是要处以极刑的。

这种神秘的巫师通常都是男人，而且大都是非洲出生的人。他们一般都上了年纪，而且丑得可怕。外貌的丑陋特别有助于他们的罪恶活动。他们搞占卜，行巫术，似乎有起死回生的本领。至少，他们的黑皮肤同胞是相信这一点的，而并不知道“回生的人”只不过是处于极度的昏迷状态，确实象是死去的人。这种昏迷状态是因为巫师让受害者服用了一种叫杯芋的有剧毒的植物引起的。

我不打算详述奥比教的秘密，因为这种教会实际上是很普通的。在我旅行过的地方，到处都可遇到这类教会。尽管它们主要是在不开化的人们中流行，但在文明世界不开化的偏远地区也可遇到。“奥比教士”类似于北美印第安人的“萨满”，南方各国的“皮乌奇”，好望角的“雨神”和几内亚海岸的巫师。简而言之，世界上有多少未开化的部族，就有多少这类教

会的教士名称。

我已经说过，在每个庄园的黑奴中间，都有他们自己的奥比教士，山间憩园也不例外。命运也赐给这个庄园一名奥比教士，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给它一名奥比教士以示惩罚。这个教士是柯罗马蒂部族的一个年老的黑人，名叫卡克拉。他靠着他那令人毛骨悚然的面孔，在奥比教的信徒中具有很大影响。人们早就怀疑是他毒死了他的主人，即这个庄园原来的主人，因为这个庄园主死得太突然、太可疑了。不过谁也没有对他表示哀悼，因为他是个凶残的奴隶主。至少山间憩园现在的主人没有理由感到遗憾，因为他因此而得到了这个梦寐以求的庄园。

使他感到特别苦恼的是另一回事：自从他成了这个庄园的主人之后，他特别器重的几个奴隶也是这样突然、这样可疑地死去了。这肯定是巫师卡克拉干的，所以卡克拉遭到指控并被告到法庭。审判他的是三个法官，他们都是这个地区的调解法官，由他们三人组成的法庭有权判处奴隶死刑。首席法官是被告的主人种植园主洛弗图斯·沃甘，即山间憩园的主人。

卡克拉被判有“传布奥比教”罪，但判决书对卡克拉前主人之死只字未提。罪证并不确凿，但法庭认为已相当有力，于是卡克拉便被判处了死刑。

卡克拉的主人，即首席法官沃甘，对这个案件显得比其他人更为关切，这令人无法理解。为了做出上述判决，他施加了他的全部影响。应当指出的是，有一位法官起初认为被告无罪，但他同沃甘先生嘀咕了几句之后，便放弃了原来的意见，赞成处以极刑。

有人说，促使洛弗图斯·沃甘这样做的并不是由于不能买的正义感和取缔奥比教的愿望，而是更为卑鄙的动机。

谈到卡克拉了解他家的某些秘密，提到了一宗不正当的交易，这笔交易的唯一证人就是卡克拉，而且这笔交易极不道德，即使一个黑奴的证词也足以使他名誉扫地。有人猜想，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而不是因为什么巫术，卡克拉才断送了自己的性命。不管怎么说，他反正被判了死刑。

具有无限权力的法官们所选择的行刑方法跟这个法庭的审理一样，完全是违法的。这种方法既奇特，又残忍；他们要把这个不幸的罪犯用铁链锁在尤姆博山崖顶端的槟榔树上，让他呆在那里，不许人去管他。

为什么要采用这种罕见的处死方法呢？为什么不采用处死这类罪犯通常采用的方法，把卡克拉绞死或扔在火堆中烧死？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正如上面所说的，奥比教的传布使整个牙买加胆战心惊。可疑的死亡不仅经常落到黑奴头上，而且经常殃及白人奴隶主以至于他们的妻子。非洲之神无所不至，但却来无影，去无踪。必须给他的崇拜者一次惨痛的教训，这是所有种植园主的一致要求。因此，卡克拉就应当成为其他人的前车之鉴：对这个巫师处以骇人听闻的极刑就会使他所有的信徒闻风丧胆。

他们决定在从前就使黑人感到恐怖的尤姆博山崖上处死罪犯。法官们认为，这将对迷信的黑人产生他们所期望的那种效果，并将一劳永逸地摧毁他们对奥比教的信仰。

于是，犯人便被带到了山崖上，象普罗米修斯一样地被锁在那里，没有人看守，而且也用不着看守。锁链和死刑引起的恐怖足以制止拯救卡克拉的任何企图。几天之后，干渴、饥饿和兀鹰将会象刽子手的绞索或斧头那样忠实地完成这个悲惨的仪式。

过了不少日子，洛弗图斯·沃甘亲自爬到山上去，验证这个不幸的奴隶是否死去。当他受好奇心、也许还有另一种更强烈的感情的驱使，终于决定爬上山崖的时候，他发现他原来的打算并没有错。铁链依然锁在槟榔树上，那上面吊着一具被各种食尸鸟类啄得光光的人体骷髅，只是由于锈迹斑斑的铁链捆着，它才没有散乱。

洛弗图斯·沃甘一会儿也不想在那儿多呆。这个场面吓得他浑身发抖，他只是看了一眼就匆匆忙忙往回返。但在下山的时候，他觉得他好象看到了一个幽灵，看到了卡克拉的鬼魂，也许是安然无恙的卡克拉本人，这使他毛骨悚然，魂不附体。

三 牙买加庄园的早餐

在一个美妙的五月的早晨——牙买加的五月跟其他地方一样，也是美妙的——山间憩园中那间宽敞的大厅里的铃声，宣告了早饭时刻的到来。然而，这时大厅中除了五个黑人奴仆之外，并无其他人。这几个仆人也是刚从厨房出来的，用托盘和盘子端出了各种食物和菜肴。尽管桌旁只放了两把椅子，桌上的餐具也清楚地表明早饭是供两人食用的，但摆在雪白的大马士革桌布上的丰盛菜肴却可能使人以为这儿是在准备迎接满堂宾客。这里有浇汁肉丸子、醋渍鱼、野味小吃、鲑鱼肉以及许多其他食品。桌子中央放着两个大盘子，一个盛着整只火腿，另一个盛着熏口条。桌上摆的“粮食制品”有山药布丁、烤香蕉、小圆面包、烤面包、馅饼和甜马铃薯。如果不是一套精致的咖啡用具和一把小巧的闪闪发光的银质咖啡壶，你会以为桌上不是摆的早餐，而是午餐呢。时间尚早——刚过九点，这也说明这儿摆的不是午餐。但不管这些食品是为谁准备的，它都是极为丰盛的。每天早晨都是如此：豪华的餐具，花样繁多的菜肴——对于一个富有的牙买加种植园主之家来说，这是司空见惯的事。

铃声刚一停，进餐的人就出现了。出来两个人，他们是从

大厅相对的两侧进来的。

首先进来的是一个身材高大、已过中年的绅士。他身体健壮，面色红润，穿着宽大的黄色土布外衣。敞开的礼服里露出了雪白的细亚麻布衬衫上那宽宽的折褶，衬衫的翻领衬托着他的脖子和刮得光光的红扑扑的下巴。从裤腰上的一个口袋里垂下了一条沉甸甸的金链，其一端拴着一大串图章和钥匙，另一端吊着一块很大的旧式金表，白色的表盘上印着笔划粗壮的黑体数字。表的主人一进大厅就把表掏了出来，检查仆人们是否遵守时间。他在这类问题上的苛刻达到了吹毛求疵的程度。

这就是种植园主人、山间憩园的拥有者、调解法官和区法庭的首席法官洛弗图斯·沃甘。宅邸的这位主人把摆在桌子上的美味食品审视了一番，显然是对食品的花色感到满意了，这才在桌旁坐了下来。他的脸上因即将享受这顿可口的早餐而泛起了一丝满意的笑容。

沃甘先生刚刚坐定，一个美貌异常的年轻姑娘就轻盈地走了进来。她面色绯红，容光焕发，就象一抹初升的朝霞。薄薄的、雪白的细麻布罩衫紧紧裹着她的背，衣服在胸部形成的自然折褶一直垂到地板上，只露出了一双小巧的缎面便鞋的鞋尖。在这位美人沿着闪闪发光的嵌木地板快地行走时，这双便鞋就象一对白色的小老鼠忽隐忽现。她那动人的脖子上挂着一串琥珀项链，波浪式的浓密的头发上插着一朵鲜艳的红花，深栗色的卷发从中间分开，衬托着比鲜花还要美丽的双颊。只有富有经验的眼睛才能看出，这个姑娘的血管中流动的不只是欧洲人的血液。头发的轻微波纹，圆形的、而不是椭圆形的脸庞，眸子特别明亮的深棕色眼睛，非常鲜明、宛如绘出来的红